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六回 玩骨牌姊妹生心隙 送親眷風雨增淒涼

卻說眾人抬頭看時，原來是金夫人的侍女玉清、錦屏二人。錦屏道：「那個食物是說的『雞蛋』」。玉清道：「下一首『夜用具』就是說這個『燈籠』呢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丫頭們倒厲害著呢，大家快點猜吧，誰的嘴快誰先贏，我也聽完了好回去。」因命往下念。下面兩屏是丫頭們作的：漫撒麥粉玉鏡軟，遍塗糖油對鎖關，泉水浸進烏雲裡，雨後塵泥青山顛。（打修容四事）

下一首寫道：

只因蟲賊偷倉糧，伏兵夜夜守庭堂，倘遇趕走侍衛者，更使司警起聲張。（打家中四獸）

下一首道：

形容憔悴洗益瘦，常將巨口向人張，半吞蓬草半吐哺，岩間罅中聲鏗鏘。（打一用具）

再下一首道：

體自山岩出，親朋為海洋，性剛行猶狠，總能分陰陽。（打四用具）

下一首道：

力衰背偃涕淚流，偃臥不起呻音鳴，伸頸合目氣已絕，翁喜婆懼嬰兒哭。（打四字）

下一首道：

世事連綿無盡頭，此身一代總依汝，雖得金玉積如山，大位高爵怎能居？（打四吉字）

下一首道：

木公穿鐵甲，身曲行卻直，蛇相送火來，即出中所擊。（打一武器）

不待眾人念畢，跟老太太的丫頭福壽道：「那個『修容四事』我猜著了，是說『敷粉』『口紅』『頭油』『畫眉』。」綿長道：「那四字不是說『生』『老』『病』『死』嗎？」賁夫人的丫頭元霄道：「那個四獸可是說『老鼠』『貓兒』『狗』『雞』的？」眾人正攪在一處混猜，贏了輸了的爭執不下，只見賁侯領著兩個小廝，打著一對燈籠，從外頭走了進來。

眾人抬頭看，見賁侯身穿便服，頭戴暖帽，走入來向老太太笑道：「夜已深了，時氣也冷，老太太昨日又勞乏了一日，這會子再不敢累著了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我看著他們作的謎，連冷乏也都忘了，他們這玩要倒是動聽呢。」說畢，又向熙清道：「你把這孩子們沒猜著的幾首，指給你老爺看看。」熙清將爐梅寫的「家具」指給賁侯看了，賁侯看了道：「這象是說『竹簾子』。」

爐梅笑道：「是。」老太太歡喜起來，還欲教他猜時，賁侯笑道：「其餘沒猜著的，叫璞玉錄下來，明兒拿到外頭去和先生們猜一猜看，兒子因為在家務事上糾纏日久，對這些上頭也鈍了，實是一時猜不出來。」老太太也就罷了，遂喚媳婦們，抬過藤椅子來坐上，賁侯在旁扶著，送到介壽堂，才回自己房去了。

次日宴席中，雖無外來賓客，賁府本家親眷、府內上下人等也算熱鬧。繁華易逝，歲月如流，轉瞬正月將盡矣。

卻說那夜猜謎時，因爐梅和德清略有爭持，所以鄂氏把女兒叫到背地裡說：「因你口角輕快，無故替琴默說話，倒使人家的姐姐弟弟不合」云云，著實訓斥了一頓。爐梅原是出於無意，如今聽得母親說，倒象和他們姐妹有了嫌隙，因此一言未發，回到翠雲樓，一頭躺倒，暗暗自忖：「德清如不因我說的話沉心，如何單單破我的謎奚落我？況且聖如如何也來取笑？這也罷了，就算是因我先鼓掌笑他都輸了的原故，可是我與璞玉又有甚麼不好，如何他也來打趣我，又向聖如擠眉弄眼的呢？如此看來，我們雖是一樣的姐妹，終因聖如是他姑母養的，原是近一些，多是嫌著我，遠我罷了。既這等，我們又何須成日家親近他們呢？」正在一邊思量，一邊流淚，琴默也回房來，笑道：「你怎麼這時候就躺著？」說著近前來看道：「噯喲！原來哭呢！這是怎麼了？想家了？若果想家了，明兒回大娘回去就是了，這有甚麼哭的呢。」

這時爐梅的丫頭翠玉點上燈來了。琴默喚瑞虹卸了晚裝，又問起爐梅哭的原故來。爐梅捱不過，只得坐了起來，將剛才的事一一說了一遍。琴默笑道：「你也忒心窄了，這也當成一回事，淌眼抹淚的？你把璞玉看成甚麼阿物兒，不過是個白吃飯的蠢貨罷了。他們近就遠，我們遠就遠，多不過兩個月，少則幾天，都是各回各家的人，誰還在這裡住一輩子呢！你快換了衣服，咱們兩個下一盤棋。」爐梅聽了覺得也有理，遂把簪鐲收了，姊妹二人燈下對局，玩了好一會子，等鄂氏自逸安堂回來後才睡了。

自是爐梅存了心，有意避著璞玉，雖在德清、聖如等姊妹跟前，也惕然自警起來。

卻說，春日天氣，一日暖似一日，海棠院中，開了幾朵梅花。一日賁夫人設宴請老太太、金夫人、鄂氏太太等。聖如亦邀了同輩姊妹們，打點解一日悶。

當日早晨，璞玉到學裡，師父陪著賁侯往東莊賞花去了，因此即回來。入介壽堂時，老太太不在屋裡，知是往海棠院去了，遂轉身出來。剛走到後門時，福壽從外邊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大爺如何來遲了？姑娘們都在海棠院賞梅花呢，我也才從那裡來。」

璞玉見福壽頭上簪著一朵梅花，遂伸手從頭上搶過來，撒腿就跑，福壽著急回身趕來。璞玉剛到海棠院巴蕉門時，頂頭兒遇見瑞虹端著插梅花的石青瓷瓶走來，又見福壽自身後狂奔直撲而來，遂將手裡的花兒，簪在瑞虹頭上跑了。福壽笑著喊道：「大爺如何搶了人家的花兒，倒送給別人呢？」璞玉佯作不聞，跑進海棠院去了。

卻說老太太等方從後院賞罷花回來，見璞玉來了，金夫人先問道：「你不上學裡唸書去，又到這裡做甚麼？」璞玉說了師父不在家，又道：「聽說姑媽這裡請客，所以來伺候聽支使來了。」

賁夫人笑著拉璞玉的手，同著老太太入東屋坐了。璞玉站在老太太跟前，說了幾句討老太太歡喜的話，見姊妹們中只有聖如一人在這屋裡斟茶，遂溜了出來。掀起西屋的門簾進來，只見對門的炕上，琴默身穿藕荷線縐挽袖棉衣，上罩一件石青寧綢掐牙長坎肩，頂上係一條梅花白巾，頭挽雙髻，戴了一枝玉簪，狀似晶瓶，面如滿月，兩道春山，一雙秋水，鼻琢白玉，唇綻櫻桃，同德清並肩坐著，兩旁有熙清、爐梅對坐。

璞玉笑道：「美矣哉！春花齊放圖也！」爐梅回頭看了璞玉，登時沉下臉來，扭過臉去。璞玉暗自思忖：「近日來，爐梅姐姐不知何故，見了我不是躲著就是背過臉去，有時和他說話也不理睬，我自度也沒有惹他生氣之處。」一邊想著一邊走到窗前椅子上坐了。德清見璞玉只穿件絳色羽綢綿衣，也沒套甚麼，便道：「你也該穿個襖兒褂兒的才是，這兩日雖然暖和，也不可忒輕單了，寧不知『走馬傷秋，人傷春』的俗話？」琴默等聽了，都笑起來了。璞玉道：「我一早也穿綿襖來著，上學裡去時，覺得有點熱，所以就脫在那裡了。」

正說著話，聖如從那屋裡走過來，笑道：「我為服侍老太太、太太們，倒把自己的客人冷落了。」說畢，命梨香給眾人又斟了遍茶。琴默問道：「太太們說些甚麼話呢？」聖如道：「也沒說甚麼，老太太說是要在吃飯前鬥牌，尋人手呢。」璞玉道：「我們也想個法兒解解悶如何，只管這麼呆呆的坐著怪沒意思的。」一言未了，只見妙鸞走了進來道：「老太太說眼睛不濟，叫德姑娘過那邊去給幫看呢。」德清問道：「你做甚麼呢？」妙鸞笑道：「今兒早晨我媽媽來接我來了，老太太開恩已准了幾日假，所以要家去。秀鳳因不夠手，也入了座兒了。綿長他們都不會這個對湖。」德清沒法，只得那屋去了。

一時，錦屏又來說道：「老太太他們說，吃飯還早著呢！說姑姑們與其白坐著，不如也尋個解悶法玩玩呢。」聖如笑道：「我們玩甚麼？多半都不會紙牌。」璞玉道：「我們就玩骨牌如何？」琴默道：「玩了，又贏誰呢？坐著說話兒不好？」聖如笑道：「倒不是為了輸贏，還是玩玩熱鬧。」熙清遂起身開了炕琴抽屜，搬出一個小小的檀木匣子，倒出象牙牌來。有梨香、鳳梅等放下了大八仙桌子，琴默依舊坐了原位，北面聖如，南面璞玉，炕沿上爐梅向裡坐了。熙清因為小，不玩牌，只與小丫頭們在一旁趕圍

棋。聖如打開紅氈子問道：「咱們怎麼玩？」璞玉道：「還是『天九』好。」琴默道：「『清天九』？還是『渾天九』？」爐梅道：「我不愛『天九』，忒笨了，倒是『七開』有趣，又簡便，又有變化。」聖如道：「就玩『七開』吧。」遞擲骰定莊玩起來。

當時，璞玉見坐中皆是情投意合之人，況且珠璣繞身，錦緞灼目，真是良辰、美景，賞心、樂事四美俱全了，璞玉不禁喜形於色，舉止間不覺得得意忘形起來。不過數巡，璞玉便滿了一回，因是一分長三、大四、三四，紅綠鮮豔，煞是好看，遂將全牌攤開，向三人笑道：「美矣哉，紅桃綠柳也。」琴默看他興頭起來，料著璞玉將滿，便破著牌吃起來了。爐梅也因近日心中不快，有意故遏璞玉之路，璞玉一會兒向琴默稽首進禮道：「姐姐請賞。」一會兒又向爐梅屈膝央告道：「姐姐請賞。」二人微笑著只當不知。一時聖如又滿了一分，爐梅戲耍著查了查牌，笑道：「我倒以為姐姐吃了自己打出去的牌滿了的呢。」聖如微微冷笑指著璞玉手裡餘下的兩個「麼五」一個「大四」道：「這也是有名色的，你知道嗎？」璞玉道：「沒成的牌，還有甚麼名呢？」聖如道：「愚人，你知道甚麼，惟其不成，始名之謂『雙蝶戲杏花』呢。」

璞玉瞧了一服，琴默、爐梅二人便大笑起來。琴默若無所聞，也不理論，爐梅忽然漲紅了臉，擺出聖如滿牌中的一分兩個「大四」一個「三四」道：「琴姐姐，這可是叫做『繹霄孤雁失群飛』的嗎？」聖如明知他說自己，也只得笑道：「好豁亮的名兒。」說畢，洗了牌又玩。

當時，日已亭午，須臾已是吃飯時候了。聖如自討「孤雁失群飛」這話，單說自己無友無伴，孤寂如鶩，越想越不受用起來。正欲推故收局，恰好爐梅又滿了一分，牌中有兩個「大四」一個「三五」，璞玉問聖如道：「這個又叫甚麼名色？」聖如便冷笑道：「這就叫做『群鴉聒丹鳳』。」琴默笑道：「不，不，其實叫『寒雀攀梅花』。」姊妹們正自心生嫌隙，神色不正起來，德清從那邊屋裡收了場走出來笑道：「你們這起賭徒們，還沒有收局呢？」說的眾人都大笑起來，遂收了場，大家一同吃飯。

璞玉先吃畢，出來坐在卷屏下，次後姑娘們亦吃完出來，也有坐在欄下吃茶的，也有倚楹而立抽煙的。只見夕陽斜照，風平塵靜，天光日華，滿院草木通顯春色。媳婦們撤下東屋的飯桌來，抬到卷屏下放了，叫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娘們的丫環吃飯。爐梅手裡拿著煙袋，走到東邊桌子上來，秀鳳站起來笑道：「姑娘讓我是安穩一點吃飯也罷了，又來這裡做甚麼？」爐梅原與這些丫頭們玩耍慣了的，因笑道：「你看，秀鳳這丫頭越來越壞了，我為你吃的好來看你們，倒不好了不成？還不快獻上尖兒來呢？」綿長忙捧過一碟兒苓粉糕來笑道：「這是給老太太作的軟糕，姑娘嚐嚐吧。」爐梅就綿長的箸上咬了半塊糕，笑道：「你們坐下吃吧，我已經抽了你們頭兒，要走了。」福壽笑道：「好沒臉的姑娘，吃了我們的東西就走。」爐梅道：「你少和我鬧，不久就作我的兄弟媳婦了。昨兒老太太和姑太太說了，璞玉結親前，要把你放在屋裡頭呢，你沒聽著。」福壽紫漲著臉道：「呸！這也是姑娘人說的話？我不把這個醬塗在姑娘臉上，就不是丫頭。」說著趕來，爐梅笑道：「好兄弟媳婦饒了我這一遭兒吧。」此時畫眉斟上茶來，見身邊坐著玉清，使腿悄悄推了他一下，玉清遂笑道：「福姑娘果真作了姨奶奶，畫眉看著還能讓過你了？你們看，白說閒話他就紅了臉了。」那時畫眉早把茶給了爐梅，遂轉身就從桌上拿起一塊雞油卷子，去塗玉清臉，笑著罵道：「我把你這爛了舌頭的狐狸，不白放你就是了。」玉清亦笑著一閃，元宵從畫眉身後耍著一推，畫眉撐不住身子，向前一縱便塗在爐梅臉上了。爐梅正和玉清玩笑，不曾提防，吃了一驚叫起來，眾人皆忍不住大笑起來了。爐梅亦笑罵道：「迷了眼的蠢奴才，怎麼混塗起來。」畫眉忙取絹子來擦了，翠玉又倒水來洗臉。秀鳳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才是現世現報呢！」

老太太在屋裡聽了一選連聲的問道：「你們看了甚麼這般笑，告訴我們，讓我們也笑笑。」福壽忙笑著大聲回道：「爐姑娘來搶雞油卷子吃，畫眉生了氣，塗了他姑娘一臉油，因此他們主僕二人爭食打架呢。」說畢，內外一齊大笑起來。

老太太、太太們也走了出來，老太太拉著爐梅的手向眾人笑道：「我這孩子比那個丫頭都好，又聰明又伶俐，性情兒也好，也不外道，這樣才合我的心呢。女孩兒家，從小就拿起小姐款兒來做甚麼，他以後可是要和我一樣的呢。」

一邊說著話，走出海棠院來，眾人各自散去。賁夫人送老太太到介壽堂方轉身回來，同著聖如母女二人燈下閒話。聖如提起回家的事來，賁夫人也應允，次日早晨向老太太道：「如今時氣也一日暖似一日，冰雪已化，再往後就更近雨水節氣了。聽說我們老爺也從京城回來了，姑娘也想家了，可否在幾日內回去？」

老太太雖不願意，因賁夫人說得有理，便喚秀鳳看了曆書，因十幾兒有好日子，也就應允送回去。

金夫人聽了此話，回過賁侯。一日在逸安堂設宴，邀了賁夫人母女來。賁侯這日也沒到外面去，只與賁夫人作伴。請賁、鄂二夫人上首坐了。夫妻二人兩旁對坐。賁侯看德清等在地下侍立，遂道：「你們姊妹們帶外甥女兒一塊兒坐去，好好玩一口，我們老一輩兒的坐著說說話兒。」遂吩咐斟酒，舉杯相囑，兄妹二人長談起來。

德清等告辭出來，請聖如到憑花閣西南邊緣竹齋去了。這緣竹齋原係賁侯避喧靜居的書房，故另築一院，與外面相隔。其間房舍雖不寬闊，都是修造的極盡精巧，四面出簷，簷外翠竹滿院，雖係夏居，此時倒也不涼，眾姊妹都圍著地桌坐了。

爐梅道：「今日天氣陰沉沉的，看是下雪的光景。」熙清笑道：「這般悶熱，況且又無風，下雨也罷了，如何便下雪呢？」德清喚丫頭們，將四面窗子盡皆推開，眾人向外看時，只見天上烏雲沉沉，大有下雨的光景。媳婦們搬上肴饌來，德清的丫頭攬紅捧杯，丁香斟酒。

德清與熙清在右邊站著，請聖如、默琴二人坐在首位，請爐梅坐在左邊，親手奉酒道：「我等姊妹五人，今日必吃醉了方罷。眼見到聖妹妹走的日子越近了，我想人生會少離多，我們之間剛剛相處得熟了，親熱起來，卻又這麼快就要分離了。」爐梅道：「可不是嗎，我與琴姐姐也住不多日，也就跟著媽媽回建昌去了。我們今日在這裡的姊妹中，惟有德姐姐和二妹妹二人留在這裡不動罷了，別的皆似宿鳥歸林，各自走散，這誠可謂『歡會不長，良辰易逝』了。」聖如點頭歎道：「爐姑娘說的極是，我們今日在此一會之後，誰知這一生中能否再得如此相聚這般歡會也就難說了。」爐梅、熙清等先流起淚來。德清拭了眼淚，方欲開言，忽聽門外簷下璞玉嗚咽大哭起來。